

世界大国与战略环境：中国国际角色的新课题

王俊生

[内容提要]为了考察中国作为潜在世界大国的战略环境，本文引入了四个指标：中国国际角色变化的动力、大国关系的新态势、中国国民的大国心态、国际社会的认知。前两者属于“硬实力”范畴，后两者属于“认知”因素。以此为出发点，本文采取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较为客观的分析了中国当前的国际战略环境。指出塑造有利的战略环境仍然在国内。而在对外上，切忌急躁心态，应在合理回应与有力引导的前提下，意志更为坚决的发展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

[关键词]中国国际角色 新课题 世界大国 战略环境 硬实力 认知

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发展必然与其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休戚相关。而对于大国、特别是世界大国，由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国内环境自然会影响到国际环境，而由于其利益的全球伸展性，国际环境又反过来会影响到国内发展。因此，战略环境考察对于分析大国的国际角色就显得特别重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发生的几件标志性事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建国 60 周年阅兵式、迄今应对金融危机的快速成功有效、将要召开的上海世界博览会、GDP 位居世界第三，等等，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讨论突然热烈^①。论及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对中国的世界大国角色也有了更为普遍的认知，但对于其面临的战略环境，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太少^②。

为了考察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需要引入一些标准。本文认为至少可以引入两种。第一，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对国家外交行为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硬实力的分布，因此，需要考察与此相关的数据及其相关的战略态势。前者可称为“中国国际角色变化的动力”，而后者也即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要外部环境，由大国关系的变化得以体现。第二个重要的标准是认知情况。尽管认知很难量化，但由于其对一国国际角色的极大影响力，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此也都极力推崇，比如罗伯特·杰维斯^③。事实上，角色行为的最直接动力往往来自于认知，本文拟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中国国际角色变化的动力

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决定一国国际角色变化的最重要动力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分布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考察与此相关的主要因素的具体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内生产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比如，笔者以“中国角色”（China's role）作为关键词在“google.com”里进行搜索，有 124,000,000 条结果。见：<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source=hp&q=China%27s+role&aq=f&oq=>（2010 年 3 月 31 日查看）

② 相关的考察最系统与全面的莫过于阎学通的《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一书，但该书出版于 10 多年前，相比于今天的国际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

③ 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总值、贸易总量、对外直接投资额、军费开支等。

首先看中国与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日的 GDP 对比情况。表 1 显示，1990 美日的 GDP 分别相当于中国的 15 倍和 8 倍。这一比例到 2009 年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美国 GDP 已不到中国的 3 倍。和日本已非常接近。尤其考虑到中国经济近些年来良好表现和日本国内的经济低迷，很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表格 1 中国与美国、日本的 GDP
(1990-2009)(单位：10 亿美元)

国家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美国	5801	7415	9951	12638	14266
日本	3058	5264	4667	4552	5048
中国	390	728	1198	2236	4758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2/weodata/weorept.aspx?sy=1990&ey=2009&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924%2C158%2C111&s=NGDPDPC&grp=0&a=&pr.x=29&pr.y=10> (2010 年 2 月 20 日查看)

而在人均 GDP 上，中国的增长也非常迅速。表 2 显示，尽管从绝对值上看 2009 年美日的人均 GDP 仍然分别相当于中国的 13 倍和 11 倍，但中国人均 GDP 从 1990 年的 341 美元到 2009 年的 3566 美元，增长了近 10 倍。而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增长均不到 2 倍。

表格 2 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人均 GDP
(1990-2009)(单位：美元)

国家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美国	23198	27827	35252	42708	46443
日本	24774	41969	36800	35633	39573
中国	341	601	946	1710	3566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2/weodata/weorept.aspx?sy=1990&ey=2009&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924%2C158%2C111&s=NGDPDPC&grp=0&a=&pr.x=44&pr.y=14> (2010 年 3 月 30 日查看)

作为国际间货物和服务交换活动的指标，国际贸易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反映出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表 3 显示，在与美日的国际贸易总额对比中，中国也增长迅速。1990 年，美日的贸易总额分别是中国的 8 倍和 5 倍。而到了 2008 年，美国的贸易总额仅仅相当于中国的 1 倍多，而中国自 2005 年开始反超日本，到 2008 年时已相当于日本的 1.5 倍还要多。

表格 3 中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总额
(1990-2008)(单位：10 亿美元)

国家	1990	1995	2000	2005	2008
美国	911	1356	2041	2634	3456
日本	523	779	859	1110	1545
中国	115	281	474	1422	2561

资料来源，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http://stat.wto.org/StatisticalProgram/WSDBViewData.aspx?Language=E> (2010 年 2 月 20 日查看)

再来看看作为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晴雨表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表 4 显示美中两国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动机的信心。而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绝对值一直较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一直低迷。同时，表 4 也显示中国的增速明显快于美国。

表格 4 中国与美国、日本吸收外国直接投资
(1990-2008) (单位：10 亿美元)

国家	美国	日本	中国
1990-2000 (平均值)	110	3	30
2005	105	3	72
2006	237	-6	73
2007	271	23	84
2008	316	24	108

资料来源：UNCTAD/Erasmus University database;
http://www.unctad.org/sections/dite_dir/docs/wir09_fs_ip_en.pdf
(2010年2月20日查看)

最后再来看看中国与美国和昔日第二大军事强国(今天或许也是)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对比情况。表5可见,三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相差甚大,中国自1990年以来平均值略高于2%,而同期美国则保持在4%左右,俄罗斯则为5%左右。

表格5 中国与美俄的军事开支及占GDP的比例
(1990-2008)(单位:10亿美元)

国家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1990	458(7.9%)	13(3.3%)	无
1995	357(4.8%)	15(2.1%)	22(7%)
2000	342(3.4%)	24(2%)	19(7.3%)
2005	503(4%)	45(2%)	28(3.4%)
2008	549(3.8%)	64(1.3%)	38(2.3%)

资料来源: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http://milexdata.sipri.org/result.php4> (2010年3月20日查看); 俄罗斯的GDP可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2/weodata/weorept.aspx?sy=1992&ey=2008&scsm=1&ssd=1&sort=country&ds=.&br=1&c=922&s=NGDPD&grp=0&a=&pr.x=50&pr.y=12> (2010年3月30日查看)

由上可见,尽管在诸如人均GDP和军事开支的比例等方面,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差距仍然巨大,但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加,人均GDP不仅跃升到3000多美元,军费开支的绝对值也在

快速增加,至2008年时已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①。而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已显著削弱了西方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超级权势地位,经济增长动力也出现不足,而中国国内区域间的差距、9亿农民逐渐“城镇化”等内需的拉动、以及产业升级等相关因素都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经济规模可望进一步增大。事实上,此次经济危机爆发后,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中国是目前唯一仍能保持GDP正增长势头的国家。此外,再加上外汇储备从2006年至今一直稳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自2007年至今也一直居世界首位。这些都为中国的世界大国角色提供着源源动力。

大国关系新动向

一般而言,大国之间因经济规模等硬实力的对比出现新情况,力量上升的一方在国际社会中会要求更大的本国安全与更多的话语权,而力量相对下降的一方唯恐既得权益受损,也常常会主动调整(积极或消极)对外关系,结果就使得大国关系常

^① 由于军事实力考察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相关材料难以查找,本文仅从军事开支的角度论证经济增长确实为提升军事实力打下了必要和坚实的基础。必须承认,这种论证无法反应军费开支的结构性支出,也很难反应质的差距,比如中美核能力的差距、中俄在战略轰炸机方面的差距等。但尽管如此,毫无疑问,正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才有财力提升官兵的待遇,改善科研条件,发展现代国防,和相关国家的军事差距也才能大大缩小。这些从2009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可以一窥端倪。白皮书写到“二炮已具备陆基战略核反击能力”。同时,以“反卫星”武器试验和“北斗二号”导航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为标志,中国开始构建自己的全球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年前刚进行的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的成功,也表明我们保卫本土的能力大大提升。此外,建设航母也提上议程。相关分析可参见: 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p. 609-637;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2008年中国的国防》(全文), 2009年1月。见: http://www.gov.cn/jrzq/2009-01/20/content_1210075.htm (2010年3月30日查看)

变动不居。

第一，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与相关大国的贸易摩擦呈常态化趋势。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超百起、案值约120亿美元，两者均创历史新高。2010年伊始，仅以中美为例：1月初，美国将从中国进口的钢丝层板初步征收43%至289%的反倾销税。1月底，再次宣布将对从中国输美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2月初，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礼物盒等征收高达231%的反倾销税。2月底又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无缝钢管征收反补贴关税。3月初再次对中国制造的铜版纸等发布反补贴制裁公告。事实上，同期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不仅仅美国。截至2月底，已有欧盟、印度等多个地区和国家陆续宣布对中国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这一方面本身也证明了中国在快速发展，被一些大国越来越视为经济上的竞争者，并产生围堵心理。事实上，此前有实力和能力常常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只有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另一方面，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更为重要，每次贸易战的响起，中国的相对损失就可能更大。为避免贸易战，中国在相关问题上有时就不得不做出妥协。

第二，对华防范的一面更为凸显。一方面表现在欧美日大国的对外政策上，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明确指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与此同时，他两次把中国作为正面例子给予引证^①，直接凸显对华防范。美国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今年3月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表示，“该地区新兴崛起大国（如中国）和既有大国美日的互动，既存在机会，也面临挑战。为了使新兴大国遵守、甚至加强现有国际体系，美国需要加强领导”^②。另一方面，就是某些对华一贯友好的大国面临中国持续发展的态势，对华防范的声音也开始出现。比如在2009年9月日本对外文化协会主办的会议上，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中就公开强调：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今后仍将进一步扩大，日俄应该联手抗衡中国^③。与此同时，周边小国也产生畏惧心理，更为倚重大国平衡。比如，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2009年10月在华盛顿公开表示，美国应继续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确保区域平衡^④。

第三，硬实力增强不仅使政府决策时拥有更多筹码，而且国民自豪感的增强使得中国在遇到西方不公正对待时，迫使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回应的压力在增大。比如，美国此次对台军售，会见达赖，虽然不是什么新做法，但国内不仅民众“完全有能力制裁美国”的呼声空前高涨，而且一些军方人士也明确表示，是到了清算美国违背“八一七”公报劣迹的时候了，应对其制裁，“而且我们手中已经有牌了”，“老虎不发威，人家就会把你当成病猫”^⑤。在这些综合因素使然下，中国首次制裁美国军火企业，令人侧目，甚至引起了中国外交是否走向强硬的讨论^⑥。

^①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见：<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state-union-address> (2010年3月30日查看)；希拉里也明确指出：21世纪的新思维是要从“多极化”(multi-polar)转向“多个合作伙伴”(multi-partner)。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见：<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21.htm> (2010年3月30日查看)

^② Kurt M. Campbell, Regional Overview of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见：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3/137754.htm (2010年3月20日查看)

^③ 赵学亮，“俄前副外长演讲呼吁日俄合作抗衡中国”，《环球时报》2009年9月30日第5版。

^④ 李光耀：若失去亚洲 美国将失去全球领导地位，见：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10/29/content_18790234.htm (2010年3月20日查看)

^⑤ 罗援，“对台军售，要让美国知道疼”，《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月18日第7版。

^⑥ 最后不得不由杨洁篪外长亲自释疑。参见：“杨洁篪就中

第四，根植于中国的和平文化，以及西方大国兴衰史的教训，面对与某些大国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的政策更为谨慎，其中避免大国关系恶化是一条主线，尤其是对美关系。比如，在今年初因美方原因使得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国内对美怨声载道之际，中国依然允许美国航空母舰抵达香港访问，避免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当然，这种良苦用心有时也成了其软肋。比如，东南亚小国在南海问题上正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才敢肆无忌惮地向中国发难。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赢得更多的实力，也同时“赢得”了大国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摩擦、更多的战略防范，以及小国更多的猜忌。

国民的健康大国心态初步形成

大国之“大”者，有三层含义，一曰人口和地域的广大；二曰国力的强大；三是“侠之大者”之大，正义和至善是其目的。大国心态是在第三层意义上使用的^①。纵观历史，凡称得上大国者，不仅因为具有经济等领域的“外在大国化”条件，而且在精神、意识、心态等层面也拥有了“内在大国化”气势。罗马崛起时只是一城、英国也只是不大的岛屿，但都具备了大国心态，再加上其外在的权势因素，因此被普遍视为大国。

近现代以来，在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问题上，中国人的心态跌宕起伏。当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醒来后，一直在“唯我独尊”和“全盘西化”两者间徘徊。直到二战胜利成为联合国五大国之一前，其心态主要在于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谈不上大国不大国。之后四年忙于

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见：<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662298.htm>（2010年3月20日查看）

① 刘海波，“没有文化自信，何来大国心态？”《权衡·新青年》，2006年8月份，第82页。

内战，大国心态更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受冷战思维局限，以意识形态划线，与西方多数资本主义大国互不往来，国民对世界的认知非黑即白，也谈不上健康的大国心态。随着邓小平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后，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西学东渐”——改革开放，在保持本国特色的前提下，不仅虚心的向西方大国学习，也向新加坡等小国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权势的重大变革，国民的健康心态也逐渐成熟。

第一，趋于大气，包容开放。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昔日中国优秀运动员出国做教练，或代表他国出征常被视为“汉奸”而遭口诛笔伐^②，但本次奥运会，郎平作为美国女排主教练带队参赛，主流看法正面肯定，认为反对郎平为美国效力“这样的观念已明显陈旧”^③。当中美两国选手比赛时，看台上中国观众竟然发出“郎平，我爱你”的呼喊。在对待外籍运动员上，比如田径赛，尽管中国观众为刘翔出局而黯然神伤，但随后却为“新飞人”博尔特打破世界纪录如醉如痴；中国的这种心态不仅体现在体育层面，也不仅仅是最近几年一蹴而就的。比如，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并没有以邻为壑，任由人民币贬值。2003年至今，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不遗余力，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也同样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多次指责美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但同时国内抛出巨额救市计划，国际上又和美国紧密合作，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更理性看待中西方的差距，谦虚务实。

② 比如，1994年10月13日晚，日本广岛郊区的亚运会乒乓球馆。当前国家队成员何智丽以小山智丽的身份代表日本队出战，并最终3:1将排名世界第一的邓亚萍打败夺得亚运乒乓球女单金牌。一时间“汉奸”、“叛徒”、“卖国贼”等这些贬义词铺天盖地般的涌向这位前国家队成员。

③ 李宗桂，“大国国民心态正在形成”，《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08年第16期，第26页。

在人民论坛组织的一次采访调查中，在“您认为哪种观念会助长国运”的回答中，78.4%的受访者选择“虚心向各国学习，兼容并蓄，取众家之长”；74.9%选择“树立信心，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应对国际竞争”；70.7%选择“理性对待外国的误解、坚定信念，走中国特色之路”；53.8%选择“重视国际消极舆论，积极做出解释”。在回答“您如何看待中西价值观念的异同”时，83.8%选择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借鉴”，只有7.4%选择“中国的比外国的先进”。而在“当前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主流观点是”这一选项中，也仅有6%选择“中国长处更多，已能与西方抗衡”^①。就在本次经济危机爆发、世界目光聚焦到中国时，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而不是以“拯救世界”自居。

第三，基本摆脱了受虐者心态，平和宽容。比如，去年热映的电影《南京！南京！》在揭示历史真相，传递中国声音的同时，却超越了我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哭诉角度和仇恨视角，超越了世界上多数战争片的民族仇恨、意识形态仇恨，直接呈现战争的本质——杀戮和残暴，逼问战争中的脆弱人性和悠悠不绝的良知。再比如，在不久前因美方原因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谩骂美国“亡我之心”的少了，而理性的从美国国内外因素分析原因和寻求对策的多了。如上所述，在外交部严正交涉和出台制裁的同时，又允许美国航母访问香港，对美关系做出“斗而不破”态势。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为通过对话和交流改善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毫无疑问，我们永远都不应也不能忘记近代中国被侵略、压迫、殖民、奴役的屈辱历史。但历史的悲情和情结却万万要不得，一个成熟的大国心态必然要

^① 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当前中国人世界认知状况调查”，《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09年第20期，第24-26页。

摆脱受虐者心态。倘若国人始终以受虐者自怜，难以超拔，那么，在国际交往中，即使与他国发生司空见惯的摩擦和龃龉，也可能揭开历史的伤疤，过度反应。相关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比如二战前的德国在崛起过程中，大肆渲染遭受外强凌辱的苦难，强化受虐者心态，最终致使民族主义失控，酿成了世界大战。

国际认知发生新变化

历史反复表明，对于一个相对实力快速上升的国家来说，要使发展和平持续下去，并不仅仅取决于它内在的发展结构及其对外部的认知，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外部认知也至关重要。对此，布尔就明确指出，要成为大国必需具备这样的条件：其他国家认为这个国家具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和责任^②。

一方面，中国稳定而迅速的发展客观上使得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认知更为务实客观，鼓吹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已经鲜少见到，这对于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视中国“终将崩溃”的西方主流而言具有标志性意义^③。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的“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④为例，尽管其主要意图是要崛起的中国应保证让美国放心，但其前提也正是“我务实的接受你”。在这一前提下，尽管“零和思维”在西方仍有市场，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中美关系可以被

^②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P105.

^③ 可参见美国国务院的相关报道，特别是希拉里、斯坦伯格、贝德、坎贝尔等主管中国事务重要官员的讲话。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局网站：<http://www.state.gov/p/eap/index.htm>

^④ James B. Steinberg, *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见：<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27s%20September%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2010年3月10日查看）

管理”的普遍共识正在形成^①。同时，中国硬实力的上升还使得各大国在外交政策上更为凸显中国议题。奥巴马就明确指出，对华合作是国际社会许多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前提，对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②。在他 2009 年 11 月的首次亚洲访问中，对其盟国韩国和日本的访问只进行了两天，而访华日程长达 4 天。再比如，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 2009 年 9 月执政后，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也更加用力，仅执政一个月后就对华访问，其党首小泽一郎紧接着也率“半个国会”访华。

另一方面，重要的国际机制也对中国有着较高认知。以二十国集团为例，其 GDP 总量约占世界的 85%，人口约 40 亿。特别是其领导人 2009 年在美国宣布将代替八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的首要全球性论坛后，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更为突出。2009 年 4 月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前一周内，央行网站发表周小川行长名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仅隔几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亲自回应。抛开具体涉及的议题不说，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亲自回应一个成员国央行行长的文章，足以表明对中国在该集团中角色重要性的高度认知。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很高。比如，2006 年 11 月，中国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53

个非洲国家中有 48 国政府首脑与会。在周边事务上，尽管朝核六方会谈上中国的角色争议很大，但中国的独特影响力和角色的不可或缺性不仅美日韩等国高度认可，而且即使对于屡次退出六方会谈的朝鲜来说，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③。

中国不仅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界以及既有国际体系中获得的认知较高，而且在未来角色上，学界和民众也都有较高期望。许多学者都认为随着权力的进一步转移，将使接下来几十年中国国际角色的影响力更大^④。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不久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超级大国^⑤。更为夸张形象的说法莫过于《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托夫所写的“2040 年的中国”一文。在该文中，他提到 2040 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⑥。

西方对中国角色的最新期望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两国集团”（G2）论和“中美国”（Chimerica）概念上。前者是由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特于 2006 年提出，奥巴马外交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加以强调。后者是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于 2007 年共同创造。抛开美国是否有“捧杀”中国之嫌和中国能否接受这些新定位不说，这确实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未来发展的新认知。

而在民众层面，最近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当中，认为

① 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p. 609-637. Zbigniew Brzezinski, “Make Money, Not War,” *Foreign Policy* 146 (Jan.-Feb. 2005), p. 46.

② David B. Shear, China: Recent Security Developments,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1/134167.htm> (2010 年 3 月 10 日查看) 希拉里对于中国的重要认知也有过多次形象的表述。比如，她曾经说“坐在行驶在北京三环道路的车上所看到北京就像看着一幕幕快进的电影”、“只要你闭上眼睛考虑一分钟，就会想到中国正在以一个月建两个波士顿的速度在发展”。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见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july/126521.htm> (2010 年 3 月 20 日查看)

③ 详细可参见，王俊生：《朝核问题与中国角色：多元背景下的共同管理》，渤海堂文化公司（台湾）即将出版。

④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Volume 87, Number 1, PP21-25.

⑤ Lance Winslow, China's Future in the World - Book Review, <http://ezinearticles.com/?Chinas-Future-in-the-world-Book-Review&id=2846776> (2010 年 2 月 20 日查看)

⑥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in 2040 — Leading the World? Saturday, November 03, 2001, 见 <http://www.theglobalist.com/StoryId.aspx?StoryId=2197> (2010 年 3 月 31 日查看)

10年后国力最强的是“中国”的达65.5%，居第一位。认为10年后对其国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达59%，也居第一位^①。事实上，这一较高期待在几年前的调查数据中就有所显示（见表6）。

表格6：中美两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多久能赶上美国”的不同认知

	1-10年	10-20年	超过20年
美国公众	50%	31%	16%
中国公众	24%	24%	52%

资料来源：第355题：“你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多少年能赶上美国？” Global Views 2006,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②

中国的军事发展同样影响着美国的认知。表7显示有一半的美国人（50%）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很可能”导致冲突，而相对而言，只有较少的人认为朝鲜局势的管理不当（41%）和台湾问题（31%）会导致在亚洲的冲突。

表格7：美国公众对亚洲引发冲突的因素判断^③

相关可能性	中国军事力量增长	朝鲜半岛局势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非常可能	50%	41%	31%
稍微可能	38%	46%	52%
不可能	5%	5%	9%
不确定	7%	9%	8%

资料来源：第324题：“请回答如下因素将引起主要大国在亚洲爆发冲突的相关可能性？” Global Views 2006, Chicago

① Bates Gill, Michael Green, Kiyoto Tsuji, William Watts, *Strategic Views on Asian Regionalism: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CSIS Press, February 2009, P4, P5.

② 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623.

③ Quansheng Zhao, “Managed Great Power Relations: Do We See ‘One Up and One Dow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624.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由上可见，在国际认知上，一方面，随着中国权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提升，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更加重视中国，期待也更高。另一方面，严重夸大中国的实力，比如表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甚至在10年内就能超过美国。同时也错误想象中国的发展走向，比如表7，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将最可能导致冲突。

结语

综上，中国国际角色已经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环境。一方面，硬实力的发展确实为发挥大国角色提供了动力。与此相符的是，在认知上，也越来越被视为世界大国。尤其是这种认知不仅来自于中国国内健康成熟的国民心态，而且越来越多的来自于曾经轻视中国的西方大国，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另一方面，尽管中国还远未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但大国的压力与无奈开始出现，可谓是“树未大而先招风”。

对于前者，由表1-5可见，中国硬实力的发展，与其说速度过快，倒不如说起点太低。中国当时的相关经济指标所占世界的份额不仅与历史上无法比拟，而且与中国的人口和地域规模所应有的最起码位置也相差甚远。所以今天的增长与其说是世界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倒不如说是世界权力分配终于实现了平衡。就此而言，今天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增强、乃至进一步的提升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同时，考察时间因素可见，硬实力的上升、国民健康的心态、以及国际的务实认知都同时形成于改革开放后。这就表明动力主要发端于内部。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实质上还是该国强盛内部力量的外延，比如荷兰的崛起在于其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宪政，英国在于其第一次工业革命，

而日本则受惠于明治维新。就此而言，中国在持续崛起过程中最应该关注的课题，同时也是最大的挑战，依然在内部。

本文分析也表明健康的大国心态、国际认知、硬实力上升、以及大国关系四者间呈正相关关系。中国今天建立在硬实力增强基础上的大国角色，恰恰是在国际较高认知背景下最具有健康大国心态的时候。从历史上看，心态自卑，就会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心态自负，就会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因此，当我们今天拥有接近世界排名第二的 GDP 时，当然也应继续保持敢于担当、谦虚平和的大国心态。当前要谨防在某些内外认知“捧杀”下急切的寻求“大国权利”。对此，国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声音，比如近几年畅销的各种“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正是迎合了民众的这种急躁心态。抛开中国实力离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还有很远的距离不说（比如表 2 和表 5），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也应借鉴布热津斯基在美国二战后实力达到巅峰、国内“自负心态”弥漫时发出的警告。他说，“华盛顿如果不改变无处不在的类似自负，一个世纪后，可能导致美国霸权及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遭遇与英帝国分崩离析命运类似的命运”^①。

而对于本文显示出来的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所表露的认知猜忌与恐惧，并因此突出“防范”一面，应视为正当的合理关切。因为从历史上看，由于国际资源的有限性，新兴大国的崛起——即使它们并没有这种主观意愿——在客观上也必然会构成对原有国际体系的挑战。但不管怎样，国际认知环境所表现出的这些新特点的确表明崛起中的中国国际角色战略环境一定不是风平浪静的。如果中国对此采取正面挑战，那么势必会受到这些国家的遏止（或联合遏制），战略环境将大大恶化。况且从历史上看，所有新兴大国对既有世界大国的正面

挑战要么被后者击败、要么和后者两败俱伤，无一成功。由此可见，中国目前降低军费增幅、诚意发展与中小国家关系、意志更为坚决的改善大国关系，不仅是明智的，也是必须的。

最后，必须指出，本文仅仅是从与硬实力与认知角度有关的四个指标入手，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更不要提穷尽）的分析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但通过这四个至关重要、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指标，我们的确可以窥见中国在成长为新的世界大国角色时所面临的新战略环境的端倪，而这显然是中国国际角色研究中面临的最新、且至关重要的课题。

World Power and Strategic Environment: a New Project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 Research

Junsheng W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China's strategic environment as a potential world power, four factors were introduced. They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dynamic changes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 the new situation and trend of the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the big power perception from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ch belong to hard power factors and perception factor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se, this article objectively analyzed the currently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China facing throug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y.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n shaping China's favorable strategic environment still in domestic. As for the

^① 【美】威廉·恩道尔：《霸权之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 页。

foreign policy, the willing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should be more firm, as well as response reasonably and guidance effectively. But impatient and immature ideas must be ruled out.

Key Wor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ole; the new project; word power;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hard power; Perception